

# 诸葛亮与汉末荆州政权

□ 夏日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武汉 430077)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刘表自北军中侯出为荆州刺史,在军阀混战中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年方十四,随叔父诸葛玄投靠刘表。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死,子琮降曹,诸葛亮出山,开始了辅佐刘备鼎足三分的事业。诸葛亮在荆州的十三年,是诸葛亮学习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汉末荆州政权对诸葛亮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 一、荆州政权的政治基础

东汉末年,在外戚和宦官争斗之后,军阀董卓又控制了朝政,各地或以“勤王”为名起兵,或划地自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是有名无实了,刘表就是在这时出任荆州刺史。当时荆州北方为军阀袁术所占领,南方则由各地的“宗贼”<sup>①</sup>结宗自保。荆州刺史的治地在武陵汉寿,刘表走到宜城道路就阻塞不通了,只得单枪匹马来到宜城,依靠当地大族蒯良、蒯越、蔡瑁、庞季等铲除“宗贼”首领,收编余部,移治襄阳。至建安三年,刘表遂在荆州建立了“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sup>②</sup>的新政权。

在《后汉书·刘表传》和《三国志·刘表传》中,记载有刘表僚属蒯良、蒯越、蔡瑁、庞季、黄祖、宋忠、韩嵩、刘先、张允、邓羲、傅巽等十余人,通过对这些僚属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刘表政权的统治基础。

蒯良字子柔,蒯越字异度,是刘表立足荆州的主要支持者。《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

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说也;异度之计,曰犯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先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平。”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到,刘表初至荆州依靠的主要有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四人,其中尤以蒯越的功劳为大。蒯越事又见《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越,蒯通之后也,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宦,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诏书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卒。”刘表曾为大将军何进掾,是二人原为同僚,这或是刘表初到荆州即延揽蒯越的原因之一。蒯越一直是荆州政权的核心成员之一,史称其为“表大将”,则在担任章陵太守之外,还执掌兵权。蒯越具有明显的亲曹倾向,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刘表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主张归依曹操,蒯越也持此议,刘表乃遣韩嵩使曹。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蒯越又劝刘琮降曹。故深受曹操器重。荆州归曹后授以光禄勋,封侯。蒯良在荆州政权中担任何职不清楚,据《世说新语·惑溺篇》注引《晋阳秋》曰:“蒯氏襄阳人,祖良,吏部尚书,父钧,南阳太守。”荆州政权不设吏部尚书,这当是蒯良归曹后担任的官职。吏部尚书是高官,蒯良又是刘表

初至荆州时所依靠的主要人员之一，其在荆州政权必担任要职无疑。

蔡瑁是刘表初至荆州依靠的四人之一，他是襄阳大族。《襄阳耆旧记》载：“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瓚，字茂珪，为鄢相；琰，字文珪，为巴郡太守，瑁同堂也。……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竟（章）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魏武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汉阳亭侯。”所谓“汉末诸蔡最盛”，当指刘表时，蔡氏兄弟分掌诸郡，蔡瑁并以与刘表有姻亲，入中担任刘表军师，执掌权柄。《三国志·刘表传》注引《世语》曰：“（刘）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憚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刘表是否曾设“鸿门宴”，自然只是一种传说，但以蒯越、蔡瑁为辞，不难看出二人在刘表政权中的地位。尤其在刘表政权后期，蔡瑁的地位日趋上升，在决定刘表继承人上起过重要作用。

庞季，史不载其籍贯，刘表初至荆州，他与蒯越一起往襄阳城说服占据襄阳的“贼”帅张虎、陈先等归降。庞氏是襄阳大族，著名的如汉末名士庞德公等，庞季当是襄阳庞氏家族的一员。庞季事又见《水经注·沔水注》载：“（宜城县太山）以建安三年崩，声闻五六十里，雉皆屋雉，县人恶之，以闻侍中庞季。云山崩川竭，国土将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荆州，沔南凋散。”建安初年，刘表与汉朝廷通使朝贡，汉朝廷往往授使节以待中之职，如刘表从事中郎韩嵩就被授以待中，疑庞季侍中一职也属此类。则庞季当为刘表上佐之一。

黄祖，刘表大将，战功显赫。初平三年（192年），刘表与袁术部将孙坚争夺襄阳失利，赖黄祖驰援，射杀孙坚，反败为胜。后黄祖长期担任江夏太守，驻守夏口，防卫荆州东大门。其子黄射担任过章陵太守。史书未载黄祖籍贯，但刘表来到荆州初期即拥有精兵强将，疑是收编的荆州豪强大族。

韩嵩，荆州义阳人，为荆州名士。《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嵩字德高，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知世将乱，不应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郢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别驾，转从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谏不从，渐见违忤。”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刘表依违于二者之间，韩嵩与别驾刘先劝表归曹，表犹豫不决。遣韩嵩诣许昌观曹虚实。曹为离间刘表与韩嵩关系，授嵩以待中、零陵太守。嵩

还荆州后盛称曹操之德，激怒刘表，欲杀之，惧其名望，遂囚于狱。至曹操取荆州，乃授以大鸿胪，待以交友之礼，并使其条品州人优劣而用之，相当后世州大中正之职。

刘先，零陵人，为荆州别驾。《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旧典。为刘表别驾，奉章诣许，见太祖。时宾客并会，太祖问先：‘刘牧如何郊天也？’先对曰：‘刘牧托汉室肺腑，处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群凶塞路，抱玉帛而无所聘烦，修章表而不获达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诚。’太祖曰：‘群凶为谁？’先曰：‘举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先曰：‘汉道陵迟，群生憔悴，既无忠义之士，翼戴天子，绥宁海内，使万邦归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复见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为汉尚书，后为魏尚书令。”建安五年，刘先曾与韩嵩一起劝刘表归附曹操，故荆州归曹后受重用。

刘羲<sup>③</sup>，章陵人，为刘表治中。建安初年，刘表一面向许昌遣使纳贡，一面与袁绍结盟，游离于二者之间。邓羲劝表绝袁固曹，表不听，羲乃称疾辞职。曹操平荆州后授以待中。

宋忠，章陵人，荆州著名学者，《后汉书集解·刘表传》注引《经典序录》云：“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荆州五等从事，衷与忠通。”五等从事，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sup>④</sup>作五业从事，五业即五经，五业从事主管学校和著述。宋忠在荆州具体负责筹办州学（当时称文学），组织儒生编写《五经章句后定》作为教材。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大师，著作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经注》九卷<sup>⑤</sup>。建安十三年，刘琮降曹，遣宋忠告谕刘备。荆州归曹后，宋忠随之北迁。在北方曾聚徒教学，著名学者王肃曾从其问学。

张允，为刘表后妻蔡氏外甥。蔡氏襄阳人，疑其也为襄阳人。以蔡氏故，深受刘表信重。又与刘表次子刘琮和睦，与其舅蔡瑁一起极力排斥刘表长子刘琦，在拥立刘琮继承荆州牧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傅巽，北地泥阳人，汉末流移荆州，其事见《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巽字公悌，瑰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

反,卒如其言。”傅巽客居荆州期间,为刘表政权东曹掾。建安十三年,力劝刘琮降曹,是曹操平荆州后受封的十五侯之一。

以上是《刘表传》中出现的汉末荆州政权僚属。此外,散见于史籍中还有一些:

文聘,南阳宛人,刘表大将。《三国志·文聘传》载:“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也,为刘表大将,使御北方。……太祖征荆州,琮举州降。……太祖济汉,聘乃诣太祖,太祖问曰:‘来何迟也?’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得已,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欷歔流涕。太祖为之怆然,曰:‘仲业,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北方是荆州最重要的门户,刘表以文聘防守北大门,可见对其的倚重。降后赐爵关内侯,当是曹操所授荆州十五降侯之一。

桓阶,长沙临湘人,为刘表从事祭酒。《三国志·桓阶传》载:“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阶自陈已结婚,拒而不受,因辞疾告退。太祖定荆州,闻其为张羡谋也,异之,辟为丞相掾主簿,迁赵郡太守。”同上传注引《魏书》曰:“阶祖父超,父胜,皆历典州郡,胜为尚书,著名南方。”桓阶祖孙三代为州郡大吏,当是地方大族,故刘表曲意拉拢。然桓阶为孙坚故吏,不愿与刘表合作,前曾鼓动长沙太守张羡谋叛,后又托疾辞职。

刘望之,南阳安众人,为刘表从事。《三国志·刘廙传》:“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

韩暨,南阳堵阳人,为刘表宜城长。《三国志·韩暨传》:“韩暨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避袁术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刘表礼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见敬爱,而表深恨之。既惧,应命,除宜城长。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主簿曹属。”

王粲,山阳高平人,汉末流移至荆州,归依刘表。《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佻,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王粲与刘表同州里,刘表年轻时曾受学于王粲祖父王畅,但王粲在荆州政权并未担任显职。《全后汉文》收有王粲所作《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刘表时兴办州学情况。

王粲或参加荆州政权的一些文字起草工作。

弥衡,平原般人,为汉末名士,才名冠世。以狂傲不羁冒犯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后汉书·弥衡传》载:“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示,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怵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也善待焉。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弥衡后也以侮慢黄祖被杀。

从以上对史籍所载汉末荆州政权僚属的分析可以看出,刘表政权主要由三部人组成:一为荆楚的大族豪强,如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张允、黄祖、文聘等,他们是荆州政权的核心,是刘表依靠的主要力量;二是荆楚名士,如韩嵩、宋忠、刘先、邓羲等,他们是刘表争取团结的对象;三为外来流移人士,如傅巽、王粲、弥衡等,他们只是点缀,量少而不受重用。

## 二、荆州政权对外来流移人士的政策

刘表依靠荆州大族的支持,稳定了政局,与黄河流域群雄混战的局面相比,荆州出现了一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从而吸引了北方大批逃避战乱的人们移居此地,其中有不少随之避难而来的士人。对这些南来的士人,荆州政权大体采取了如下政策:

### 1. 对流移人士予以接济资助,待以宾礼。

《后汉书·刘表传》谓:“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散见于史籍中受刘表礼待的如:《三国志·杜袭传》:“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上《和洽传》:“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遂与亲旧俱南从(刘)表,表以上客待之。”同上《裴潜传》:“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

### 2. 延揽儒士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曰:“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蔡母闾、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在刘表开立的学官中,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载,讲授的儒士有三

百余人：“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街，耆德故老耨母闾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亘亘如也，兢兢如也。”而在州学就学的生徒则有千余人，《刘镇南碑》载：“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海，闾闾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sup>6</sup>

在荆州讲学的外地学者除耨母闾外，另如颖容，《后汉书·儒林传》：“颖容，字子平，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颖容聚徒千余人讲学的地方，当就是州学。

颍川人司马徽也是州学教授，《三国志·尹默传》载：“尹默……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心精于《左氏春秋》。”宋仲子是刘表的五业从事，尹默一同受学于司马德操、宋仲子，明显二人共同执教于州学。

### 3. 政治上排斥外来人士。

虽然汉末荆州政权中也有如傅巽这样的外来人士参与政事，对儒士颖容也准备授以武陵太守，便就整个荆州的流移人士来说，在政治上基本是受排斥的。王粲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sup>7</sup>著名的如刘备，本为历经百战之将军，但刘表优礼而不能重用<sup>8</sup>。当时流移荆州人士后来在南北各方大有作为者不胜其数，在荆州都未能得到任用。

## 三、汉末荆州政权对诸葛亮成长的影响

荆州政权优礼儒生名士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的南迁，使荆州成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荟萃了全国的优秀人才，这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诸葛亮兴平二年（195年）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襄阳投靠刘表，至建安十三年（208年）离开，在襄阳生活了十三年之久。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在襄阳的年龄是14岁至27岁，正是人生成长最重要阶段的青少年时期，人才荟萃的襄阳使诸葛亮获得了不少良师益友。

可称之为诸葛亮师辈的如庞德公，德公是襄阳名士，刘表曾数次延请德公出仕，均遭拒绝，终

生不入襄阳城。诸葛亮二姊嫁德公子，故诸葛亮与其来往密切，“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十分尊重德公，德公也异常器重年轻的诸葛亮，为他延请名誉，称之为“卧龙”。

另一师辈人物是司马徽，司马徽是外来流移人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州学讲授。他与庞德公是至交，二人隐居于汉水中的鱼梁洲上，司马徽小德公十岁，尊德公为兄。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诸葛亮是否曾进入州学学习，但就二人同庞德公的关系看，他们之间肯定有交往。司马徽也十分器重诸葛亮的才干，当刘备向他请教对形势的认识时，他谦虚地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sup>9</sup>向刘备推荐了被称作“卧龙”的诸葛亮和另一被称作“凤雏”的荆州人士庞统。

聚集在襄阳的年轻学子，也汇集了当时的精英人才。与诸葛亮一起游学的有颍川石韬（字广元）、徐庶（字元直）、汝南孟建（字公威）、博陵崔州平。他们之间不仅互相切磋学问，而且相互激励志向，以天下为己任。《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同传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到当年这些青年学子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在互相激励的同时，他们还相互援引推荐。徐庶后依刘备，甚受器重，他极力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促成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到数十年后，诸葛亮还怀念当年学友对他的帮助：“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sup>10</sup>虽然这些年轻人后来归属于不同的政权，但都事业有成，不是一般等闲之辈。孟建先回到北方，官至凉州刺史，征东将军<sup>11</sup>。徐庶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时，由于母亲为曹操所俘，遂与石韬一起回到北方，庶仕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sup>12</sup>。

诸葛亮与荆州当地的优秀青年也有交往。庞统是庞德公侄子，自小即为庞德公看重，称之为“凤雏”，深受司马徽赏识，称之为“南州士之冠冕”<sup>13</sup>。诸葛亮与庞统既是亲戚，又同受教于庞德公、司马徽，二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相当深的。庞统归附刘备之初，不甚受重视，诸葛亮屡向刘备推荐，始受重

用,在建立蜀汉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居住荆州期间,诸葛亮完成了从青年学子向战略家的转变过程,从而得以洞察天下大势,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策。荆州所荟萃的大量优秀人才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是诸葛亮成长的重要作用。

人称“诸葛亮一生惟谨慎”,诸葛亮谨慎的性格与他在汉末荆州的这段生活是否有关联呢?如前所述,刘表是依靠荆州土著的豪强大族建立政权的,他在政治上极力排斥外来人士,不仅如此,刘表本人度量狭窄,妒贤忌能,听信谗言,不能容直言之士。士人弥衡被曹操送至荆州后,本对刘表忠心无二,但由于不容于刘表周围的人,以谗言被逐出襄阳,为黄祖所杀。即使是荆州人士,从事刘望之以直言被杀,从事中郎韩嵩受命出使许昌,以接受汉爵遭猜忌,险至杀身之祸。连刘表自己的儿子刘琦也因谗言而疏远。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气氛下,许多士人都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类。”司马徽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而且善于鉴别人才,他赏识和器重的诸葛亮、庞统后来都成为千古流传的人物,可见他本人决非等闲之辈。他之所以“智而能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压迫所致。

不仅是司马徽,与司马徽抱定同样态度的人比比皆是。《三国志·裴潜传》载裴潜虽受刘表礼遇,但“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三国志·杜袭传》载袭在荆州,“同郡繁钦数见奇于(刘)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藪,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袭遂南适长沙”。和洽在荆州时,刘表虽以宾礼待之,洽“谓‘昏世之主,不可亲近,久而陆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遂南渡武陵”<sup>⑨</sup>。

不仅外来北方人士在刘表政权下战战兢兢,不少荆州土著人士也视刘表政权为是非之地,避之唯恐不及。《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阳城。躬耕田里,荆州牧刘

表数延请,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谓公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龟鼃穴于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此外如桓阶、韩暨,也都不愿出仕荆州政权。

诸葛亮在襄阳生活的时期正是其性格发育成长的重要时期,庞德公、司马徽又是其成长道路上二位导师般的人物,二人的人生态度不可能不给诸葛亮性格的形成带来重要的影响,有一件事很生动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性格。《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刘表长子琦也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刘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可见二人并非一般交情,而亮非要至“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的高楼之间方才为其划策,这既说明诸葛亮深知刘表的为人,不愿介入其家事,也说明当时谗慝成风,诸葛亮担心密告而谨慎自保。

刘备三顾茅庐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为什么诸葛亮非要刘备三顾茅庐始才“隆中对”呢?是诸葛亮没有仕进之心吗?不然,诸葛亮以管、乐自许,正是要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嫌荆州僻远,非中华之地,不愿效力吧?也恐不然,当年孟公威欲自荆州北归,诸葛亮不是劝他“中国绕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sup>⑩</sup>!诸葛亮不愿见刘备,当另有原因。刘备是天下枭雄,不得已归依刘表,而时刻以功业为念<sup>⑪</sup>,四处招揽人才,尤其是不为刘表所倚重的外来流寓人士。他访士于司马徽,引徐庶于麾下,都是在积极地延揽人才。他不顾将军之尊,三顾茅庐延请一年轻学子,正是求贤若渴的急切表现。但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刘表的戒备。“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表疑其心,阴御之。”<sup>⑫</sup>以诸葛亮之明,不会不知道刘表与刘备之间这种微妙关系,而诸葛亮与刘表政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叔父与刘表是旧友,举家投奔刘表而来;岳父与刘表同为蔡讽之婿,他回避刘备,正是顾忌到这些关系。但刘备的礼贤下士,与刘表的妒贤忌能,构成了强烈对比,刘备的推心置腹,与刘表的虚情假意,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士为知己者死”,这是诸葛亮抛弃顾虑,投依刘备的真正原因。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 宋代的鄂州南草市

——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

□ 杨 果(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武汉 430072)

宋代是江汉平原市镇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两个主要的标志,一是小市镇的兴起与发展,笔者对此有另文探讨;第二个标志就是大型市镇的出现,鄂州南草市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它的发展可以说是本区市镇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试图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南草市的成长作一点探讨,复原其历史面貌,并从中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从空间关系和功能结构来看,宋代的鄂州城与其南门外的南草市可称为府州级城镇与卫星城结合的大城镇,虽然元明以后南草市逐渐消失,融为鄂州的一个部分,但在宋代,南草市是在鄂州附近、作为其辅助市场存在的,鄂州的区域自然地理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sup>⑧</sup>应该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说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诸葛亮与刘备就是一个性情相契的典型例子。《资治通鉴》载诸葛亮与刘备相识于建安十二年,而真正成为刘备幕僚是在第二年刘表死后,曹操大军南征时,故诸葛亮自谓:“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sup>⑨</sup>从相识到出山,其间大概只能算是刘备的宾客。三顾茅庐反映的是刘备爱贤的故事,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诸葛亮谨慎的个性。

“时势造英雄”,是汉末天下纷争、群雄相斗的局面呼唤人才,为大批的政治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汉末荆州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也是孕育英才的一个火炉,诸葛亮就是由这火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

注释:

① 宗贼是在汉末社会动乱中民间以宗族乡里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武装集团。详见唐长孺先生《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② 《后汉书》卷74《刘表传》。

③ 邓羲,《后汉书·刘表传》作邓义。

④ 《全后汉文》卷91。

⑤ 见《隋书·经籍志》,参见唐长孺先生《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载《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⑥ 《全三国文》卷56《刘镇南碑》。

⑦ 《三国志》卷21《王粲传》。

⑧ 《三国志》卷6《刘表传》:“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⑨⑩ 《襄阳耆旧记》。

⑩ 《三国志》卷39《董和传》。

⑪ 《三国志》卷15《温恢传》。

⑫⑬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引《魏略》。

⑭ 《三国志》卷23《和洽传》。

⑮ 《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备住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⑯ 《三国志·先主传》。

⑰⑱ 《三国志·诸葛亮传》。

(责任编辑 黄长义)